

“新文科”专业建设的内涵、逻辑及建设路径研究

文 / 孙丽娜 张文华

摘要：“新文科”建设基于传统文科又超越传统文科，在新时代、新经济、新产业背景下，构建融入诸多外部学科要素的包容性学科框架。文章在分析新文科建设内涵、逻辑基础上，分析传统文科建设如何打破学科壁垒与障碍，整体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建立与国家发展战略、时代背景、产业革命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新文科”建设；专业调整；复合型文科人才

2019年，教育部等13个部门联合召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首次提出高等教育要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2020年，教育部新文科建设会议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的文科教育发展之路，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作为新形势下对传统文科建设及人才培养反思的结果，“新文科”的建设基于传统文科同时超越传统文科，以新时代背景、新经济模式、新产业升级为背景，构建融入诸多外部相关、相近学科要素的包容性学科框架，通过打破学科壁垒与障碍，整体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建立与国家发展战略、时代背景、产业革命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新文科”建设的内涵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是文科的两大组成部分，人文学科关注“人”本身的研究，如价值、精神、文化、心理，社会科学是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探究其发展历程、趋向走势和组织形式等^[1]。现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加的复杂性需要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应对两种文科共同面临的文化危机。另外，由于文科一直在人才培养、理论创新、跨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国家战略调整和国际竞争的加剧，文科也需要与时俱进，积极转型为“新文科”。

“新文科”概念的提出始于2018年8月，与美国应对科技革命引发“文科危机”而提出的“新文科”不同，我国“新文科”自提出就被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具有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使命。“新文科”在学科体系构建上属于中国特色的、动态的学科体系，以适应我国国家和社会不断变化的各种需求。“新文科”的观点和理论源自我国改革发展实践，是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一方面，新文科通过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知识体系创新实现育人与文化传承，另一方面，“新文科”需要通过知识体系调整、课程改革升级、特色成果输出，实现教育服务创新、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的目标^[2]。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旨在以创新理论反映不断变化的现实，这既是文科发展的驱动力，更是文科专业承担的重要使命担当。“新文科”建设准确把握新时代特质及其对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需求。社会变革、世界格局改变，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需要紧跟变革的节奏，成为“新文科”建设中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创新理论的贡献者。“新文科”建设需要培养新型文科人才，在立德树人的同时关注学生与当下时代的契合性和适应性^[3]。

二、“新文科”建设的逻辑

“新文科”建设是顺应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全新理念，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整个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旨在解决我国文科教育长期以来的弊端，改变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中学科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培养适应时代需求和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新文科”建设是关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质量、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而且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新文科”建设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既遵循知识本身的生产逻辑，也有社会需求、国家战略的考量，是公共利益价值导向下的应用性知识生产。同所有学科一样，文科是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分类，其基本特征会影响后续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的过程，这也是其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文科知识体系是人类社会认识的知识系统，我国的“新文科”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情和社会变化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课题“‘新文科’背景下吉林省应用型高校文科专业集群建设路径研究”（GH21358）。

实现知识增量建设，而不是简单的既有存量重组，更不应该是 20 世纪以来西方植入的学科体与话语体的改造。新文科学术话语形成，既要基于已有知识话语，也要认识到既有知识话语的局限，在中国本土经验与知识中提炼新的知识话语。

文科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演化中各具特性的人类社群，因此文科的知识话语和系统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如果我国高校的文科处处依循西学设置，忽略本国社会现象的历史性、情境性及复杂性，会使我国的文科既不具备提供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认识价值，也无法体现我国人口、地域、经济总量、制度、文化、历史方面的系统化知识话语。中国实质的地方性知识应该与源自西方的知识相映照，是人类知识增量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成功转型仅仅依赖源自西方知识的文科已经很难充分解释，因此新文科应开辟中国经验，建构中国自身的文科学术话语。新文科建设并非摒弃既有源自西学的学术话语，而是将中国现象的分析置于世界性视野之中，以解决既有学术话语解释力不足的现状。

“新文科”建设还与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探索过程息息相关，这是由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决定的，也是文科相较于理科不同职责的体现。现代社会中的人才培养多为知识导向，“新文科”建设则凸显了人才培养价值取向的兼顾，是高等教育立德树人这一职能的重要指标。学科建立在知识细分的基础上，但知识一旦以可测的有效性为标准，就会造成工具性导向的人才培养大行其道，进而忽略人的德性修习。工具性专业知识可以为德性的养成提供一定程度的辅助，但更需要各种知识的综合贯通以指导学生的思想及行为。以综合知识体系为代表的通识课程如果过度依赖西方知识系统，本国高等教育培养学生民族历史和文化价值认同的环节就会出现悬空，因此“新文科”建设需要基于民族文化培养民族自信，需要基于中国文化立德树人。

三、“新文科”建设的规划

文科的各个学科体系独具特色，但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融合交叉，作为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的重要知识分类形态，“新文科”建设是应时代需要、国家需要、个人需要而实施的文科教育和学术训练。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科科学理论需要新的课程体系，原有文科学科需要积极转变，调整专业结构、改革现有课程体系才能成为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真正培养优秀文科人才、推动文科的创新性研究。

“新文科”建设需要突破既有文科学科边界做出相应的调整，具体调整包括文科体系的跨学科交叉、与理科学科的交叉，突出知识体系多层次、多节点、多形态、多主体特性。通过形成多维、网状知识群改变传统学科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塔式等级结构，增加知识建构的扁平化特征，以进一步提升现有文科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在我国高校尤其要突破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隔阂，为教师、研究者提供跨学科学

术交流和合作研究的平台与保障机制。

“新文科”学科体系的规范化、可持续发展需要改变既有的文科研究范式，在学术研究中融入更多应用主义元素，使新文科研究范式根据社会需求、依托本土特色实现合理改变，是文科服务本国社会、在国际舞台发声的关键。不同于理工科知识体系以纠错和迭代实现增值和增长，文科知识具有弥散性和多元化的特点，这使“新文科”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空差异和多方向性，因此“新文科”学术成果积累、扩散、共识的过程也应具有弥散性的不同进路，形成多学科、跨学科研究集群，推动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通过学科集群促进知识生成及传播，在跨学科学术机体组织正反馈建设性的进化中，稳固新知识领域、拓展知识边界、传承“新文科”研究成果。

从育人模式上看，“新文科”建设是人文教育价值的重要转向，以资政育人、人文育人为主要价值取向，转变涉及学科概念体系、课程建设体系、方法架构体系、师资发展观念等诸多方面。“新文科”建设旨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时代科技革命交叉融合，培养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所需人才，关注能力与人格养成的统一。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高校输出的新型文科人才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人力资源，新文科建设中的人才培养模式由单一专业培养转向多科化、模块化、“产——学——研——用”整体化是重要发展趋势。

“新文科”建设需要突破我国学科专业目录当前的现状。由于我国学科和专业划分主要借鉴苏联，尤其在高校人才培养口径和领域管理规划方面，侧重管理和规范功能，这对人才培养总体目标、规格、过程、结果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学科、专业、数量、口径的规划又会直接影响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生成。当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时，管控或规划模式下的学科和专业划分反应迟钝，学位的授权点在师资配备、梯队结构、设施设备等方面也会显得僵化。“新文科”建设需要灵活设置和规划学科目录，推动跨学科教学、跨学科研究规模化，以有效应对市场和环境的变化。

四、“新文科”建设的路径

（一）传统文科的专业调整和升级

工业革命的推进过程中，新出现的模式、业态、技术、产业等更新迭代的周期大大缩短，“新文科”专业需要直面并回应国家、社会、产业对领域研究及人才培养的需求变化。专业设置上，首先应对指令性、学科专业目录式的学科管理进行改革，遵循学科知识内生增长规律，淡化目录管理规范功能。在政府统筹、科教融合、协同办学、区域联动、国际合作等模式下，形成多主体参与的动态专业调整机制，及时调整文科专业设置，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建设、课程内容等，改变现有文科人才培养与文科研究成果滞后于国家、社会和产业现状的现状。

各个高校应启动传统文科专业调整与淘汰机制，面向新

科技与产业革命建设新兴人文社会学科，紧密对接社会和产业需求。传统文科与区域产业的结合需要高校在原有文科专业基础上拓宽或延展专业内容，构建“传统文科+X”的复合专业模式，重视与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甚至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高校可通过产学研合作确定科技产业革命与人文社会学科的结合点，积极开展与科研院所、企业研发机构的合作；对应用性较强、针对性较明确的专业，高校应考虑淡化专业意识，通过定位、模式、内容、评价标准等方面改变传统单一的专业导向治学模式。

（二）形成特色新文科课程体系

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文科人才，而且高校在文科规模类型、目标定位、服务面向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高校根据自身优势、特色设计不同的“新文科”建设路径是非常必要的。对于综合性高校来说，传统文科优势明显且学科门类齐全，“新文科”建设中的重点是在原有基础上打造精品专业，并致力于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发展及区域产业发展的智库，积极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地方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是其优势所在，地方应用型高校“新文科”建设应在地方实际和行业背景下，以特色、差异化的应用型研究和人才培养新模式服务区域经济和产业。理工优势类的高校应在自身优势学科基础上，依托理工类优势学科培育新兴交叉文科专业，打破院系、学科、专业间壁垒，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促进跨学科综合研究，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创新平台。

高校要提高特色文科实力，需要巩固原有特色学科，同时应裁撤就业率不高、同质化严重的基础类文科专业，集中校内优势资源发展特色学科，同时推动其他门类文科专业发展。高校还需建立完备的人才体系，以产学研服务社会经济，并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以中国学派的声音在国际上讲述中国思想，宣传中国制度。

（三）建立科学的“新文科”评价体系

“新文科”建设遵循质量第一的原则，在改革过程中需要以新的质量标准保障专业建设。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趋势下，“新文科”教育的发展同样需要由数量先行到质量优先的转变，这是保障文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也是高校生存发展立足点。由于“四新”建设的初衷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那么“新文科”建设的质量标准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尽管“新文科”建设作为顶层设计还处于探索阶段，系统的评价机制还未建立，但具体推进过程中还应时刻重视把握质量原则^[4]。

“新文科”建设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以保障专业建设的高质量推进。传统文科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总体上借鉴理工科专业，在评价机制和方法上体现出粗犷、简单的计量考核模式，这种基于数字指标的评价体系忽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的诸多差异，将理工科专业评价体系中研究成果的功能定位照搬到文科领域，忽视人文社科研究成果非线性和滞后性等特征。由于人文社会学科评价体系与理工科相比，专业性、复杂性更加突出，尤其在评价对象、效应影响上具有明显的典型特征，因此“新文科”的评价体系需要“真理一元性”和“价值一元性”及多元性的融合，尤其要以评促建，逐步形成价值多元化的、灵活的评价体系，引导和规范人文社科的发展。

五、结语

“新文科”建设应主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建设，并根据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服务社会经济各领域的转型，在原有文科专业基础上调整布局、重新规划，以培养多元化的新型文科人才为目标。在国家及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时代背景下，“新文科”建设顺应人文社会学科与新科技新技术不断交叉融合的趋势，改变原有文科培养模式，依托在线教育和融媒体环境，积极应对市场需求和行业的变化，为新兴产业输出高质量的复合型文科人才。

“新文科”建设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尤其在我国高等教育由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转变的趋势下，“新文科”建设承担着为高等教育拓围、增量、提质、创新的使命。“新文科”建设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将脱离社会需求的文科专业改造升级，引导大批低效能的基础文科转型，才能充分发挥新文科在区域、国家战略中的智库功能。

（作者单位：长春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 [1] 操太圣. 新文科建设的效用：知识生产与教养培育[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15-18.
- [2] 周洪宇，陈诗. 新文科建设的宗旨、任务及前景[J]. 高等教育评论，2022（1）：1-14.
- [3] 武宝瑞. 新文科建设需要解决好的三个前置性问题[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9-12.
- [4] 刘利. 新文科专业建设的思考与实践：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143-148.